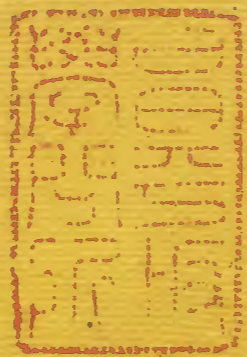


戰國策正解

楚

五



					和書門
			二四	五七〇	號
		六六	兩		
一三	冊	五	架		類

庫文閣内					
九	一	二	四	五	七〇
函		一	冊	號	
二		三	冊	架	
一	架				和書類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24570
冊數	13 (6)
函號	191 33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戰國策正解卷五

楚

宣王凡十章

橫田惟孝著

齊楚構難。宋請中立。齊急宋。宋許之。

難乃且反。○齊楚皆乞宋援。故

宋請中立。急請迫脅之。

子象為楚謂宋王曰。楚以緩失宋。將法

齊之急也。齊以急得宋。後將常急矣。是從齊而攻楚。

未必利也。

為于偽反。○緩急之反。失得皆謂援。

齊戰勝楚。勢必危宋。不

勝。是以弱宋干強楚也。

齊勝楚。則勢必併宋。故危。不勝。則不能助宋。是宋以孤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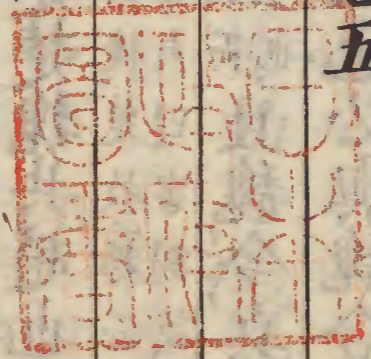
干犯強楚也。

而今兩萬乘之國。常以急求所欲。國必危矣。

戰國策正解

卷五

後彭司載



令力呈反、乘繩證反、

考異坊本攻楚下有之字一本于作字

邯鄲之難。昭奚恤謂楚王曰。王不如無救趙而以強魏。魏強其割趙必深矣。趙不能聽則必堅守。是兩敵也。難乃且反。鮑彪曰。兩國相持必俱敵。景舍曰。不然。昭奚恤不知也。夫魏之攻趙也。恐楚之攻其後。今不救趙。趙有亡形。而魏無楚憂。是楚魏共趙也。害必深矣。何以兩敵也。夫音扶。○攻其後。楚救趙而攻魏後也。共。趙謂與相共。攻趙同。碣哲夫曰。害割誤是也。言趙不能堅守。必深割地。以與魏而和。是以不兩敵也。且魏令兵以深割趙。趙見亡形。而知楚之不救己也。必與魏合而以謀楚。關君長曰。今恐合字訛。愚

謂魏始恐楚之攻其後。分兵以當之。今知楚之不救而合兵攻趙也。故王不如少出兵以爲趙援。趙恃楚勁。必與魏戰。魏怒於趙之勁。而見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釋趙。趙魏相敵。而齊秦應楚。則魏可破也。援于眷反。○應楚謂下應。楚攻魏之時。而亦伐之。楚因使景舍起

兵救趙。邯鄲拔。楚取睢澨之間。睢澨二水名。謂楚取魏地。

考異坊本其後下有之字。兵以下無深字。諸本知楚作有楚。今從劉本。

江乙爲魏使於楚。謂楚王曰。臣入境聞楚之俗不蔽人之善。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誠有之。江乙曰。然則白公之亂。得無遂乎。誠如是。臣等之罪免矣。爲于

僞反。使所吏反。○白公。太子建子勝也。建以讒奔鄭。鄭殺之。勝請伐。子西不從。勝怒殺子西。劫惠王。見哀

公十六年左傳言以不言人之惡故勝楚王曰何也

得遂亂罪免亦以不言人之罪故也

江乙曰州侯相楚貴甚矣而主斷左右俱曰無有如

出一口矣相息亮反斷丁亂反○主斷謂專決國政按下襄王策州侯襄王幸臣也去此數十年豈別一州侯乎

荆宣王問群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

如群臣莫對北方謂中國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

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

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

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為然故遂與之

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以為畏狐也

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

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

虎也長丁丈反屬音燭

考異劉本無

昭奚恤與彭城君議於王前王召江乙而問焉江乙

曰二人之言皆善也臣不敢言其後言其後此謂慮

賢也關君長曰言人有善言而已亦言於其後此謂慮己賢人也江乙此言特開楚王狐疑之心

考異諸本言其後下無言其後三字今從一本

江尹欲惡昭奚恤於楚王而力不能故為梁山陽君

請封於楚楚王曰諾為于偽反○江尹即江乙也不能猶不足也許應元曰山陽君

蓋去梁而昭奚恤曰山陽君無功於楚國不當封江

在楚者尹因得山陽君與之共惡昭奚恤關君長曰江乙因

相得惡之

魏氏惡昭奚恤於楚王楚王告昭子昭子曰臣朝夕

以事聽命而魏入吾君臣之間臣大懼臣非畏魏也

夫泄吾君臣之交而天下信之是其為入也近苦矣

夫音扶下夫苟同○關君長曰天下即諸侯此謂魏也愚謂苦恐君訛言泄君臣之交者必君左右親近

之人夫苟不難為之外豈忘為之內乎臣之得罪無

日矣難乃且反○關君長曰夫指泄者苟誠也言夫誠不難令他邦為間於君臣也忘當作忌言不

於內矣王曰寡人知之大夫何患

江乙惡昭奚恤謂楚王曰人有以其狗為有執而愛

之其狗嘗溺井其鄰人見狗之溺井也欲入言之狗

惡之當門而噬之鄰人憚之遂不得入言溺乃手反

鳥路反下同○鮑彪曰執言善守邯鄲之難楚進兵大梁取矣昭奚

恤取魏之寶器以臣居魏知之故昭奚恤常惡臣之

見王難乃且反○邯鄲之難見上大梁取矣

考異曾本取矣作拔矣高本臣居作以

江乙欲惡昭奚恤於楚謂楚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

分爭則上安王亦知之乎願王勿忘也且人有好揚

人之善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君子也迎之江乙曰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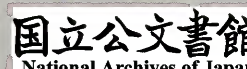
人好揚人之惡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小人也。遠之。江乙曰。然則且有子殺其父。臣殺其主者。而王終已不知者。何也。以王好聞人之美。惡聞人之惡也。王曰。善。寡人願兩聞之。比毗志反。好呼報反。近附近之。近遠于萬反。惡聞之。惡烏路反。○人有有

人必有一誤。己業己之。己燕王喜策曰。荆軻遂就車而去。終己不顧。江乙說於安陵君曰。君無咫尺之功。骨肉之親。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眾。見君莫不斂衽而拜。撫委而服。何以也。曰。王過舉以色。不然。無以至此。說始銳反。處昌呂反。○安陵君名壇。楚之幸臣。說苑壇作纏。曰。以顏色美壯得幸於楚共王。斂收也。衽衣衿也。撫委或撫衣之訛。說苑顏燭趨進。撫衣待之。服伏也。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

交者。華落而愛渝。是以嬖女不蔽席。寵臣不避軒。今君擅楚國之勢。而無以深自結於王。竊為君危之。于為

偽反。下為君同。○渝變也。嬖賤而幸者。避疑當作罷。蓋音近而誤也。趙惠文王策無罷車。驚馬。鮑彪曰。罷疲同。猶蔽也。車勞則蔽。軒曲。翰。翰車也。席不蔽。及蔽而愛弛。軒不及罷而退去。皆言不久也。安陵君曰。然則奈何。江乙曰。願君必請從死。以身為殉。如是必長得重於楚國。曰。謹受令。令猶教也。三年而弗言。江乙

復見曰。臣所為君道。至今未効。君不用臣之計。臣請不敢復見矣。安陵君曰。不敢忘先生之言。未得聞也。千乘。旌旗蔽天。野火之起也。若雲蜺。兕虎嗥之聲。若



雷霆有狂兇，蹀車依輪而至。王親引弓而射，一發而殪。王抽旃旄而抑兇首，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游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

乘繩證反，下同。射食亦反，樂音。

數行下而進曰。臣入則編席，出則陪乘。大王萬歲千

洛下同。○雲夢澤名，蹀趨依倚也。旃，曲柄旗。旄，牛尾著竿頭，誰與樂此，問安陵也。

安陵君泣。

秋之後，願得以身試黃泉。蓐螻蟻，又何如得此樂而

樂之。

數色主反，行戶剛反。○編連也，言與王連席也。陪，陪侍也。乘王之乘車也。地中之泉，故曰黃泉。

言為王先以身試黃泉。王大說，乃封壇為安陵君。

泉作蓐，以御螻蟻。黃。王大說，乃封壇為安陵君。說音。

君名。君子聞之曰：江乙可謂善謀，安陵君可謂知

時矣。

考異

高本功作地，坊本以色作而已。高本嬖女作嬖色，無以下無深字。諸本何下無江乙，曰三字，今從曾本。一本未効間有有字。高本天作日，坊本樂此作此樂。高本行下無下字，曾本試作試。

郢人有獄三年不決者，故令人請其宅，以下其罪。

呈反。○故特也。有罪則宅入官，故獄者特令人請已宅，以下罪之有無也。客因為之謂昭

奚恤曰：郢人某氏之宅，臣願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

不當服罪，故其宅不可得。

為于偽反。○其宅不入官，故不可得。客辭而去。昭奚恤已而悔之。因謂客曰：奚恤得事公，公何為

以故與奚恤。客曰：非用故也。曰：請而不得，有說色，非

故如何也。

說音悅，如而通。○故荀子好詐，故之故猶巧也。謂設事以探其意。

考異

高本無令人之人字。客因為之謂坊本客因請之。劉本同。錢本作客因請。今從高本。諸

後周國策正解 卷五

本不可得作不得今
從一本高本請作謂

威王凡四章

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談卒辭而行見賢遍反
卒子律反

○關君長曰三日非為遲緩蘇
子之言不可如是疑日當作月王曰寡人聞先生若

聞古人今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願

聞其說關君長曰若聞古人言欽
慕之甚直如恐不及見之對曰楚國之食貴

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

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令力呈反
所以不肯留王曰先生

就舍寡人聞命矣

蘇秦為趙合從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大王

天下之賢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

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陘之塞郟陽地方五千里帶

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為

偽反下為大同從子容反下除以從餘皆同說始銳
反夏戶雅反塞先代反乘繩證反騎奇寄反霸王之

王于况反下夫以楚之強與大王之賢天下莫能當

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

臺之下矣夫音扶下同朝直
遙反○章臺秦臺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

楚楚強則秦弱楚弱則秦強此其勢不兩立故為王

至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親秦必起兩軍一

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若此則鄢郢動矣徐乎遠曰
水陸兩軍

後周園藏

也。臣聞之。治之其未亂。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之早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制。委社稷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令力呈反。屬礪通。大王誠能聽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矣。趙代良馬橐駝。必實於外廐。故從合則楚王。橫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竊為大王不取也。燕烏賢反。下國名。皆做之。不復音。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橫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為人臣而割

其主之地。以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強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卒粹通。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橫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有億兆之數。兩者大王何居焉。故故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命之。有億兆之數。謂相去太遠。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入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并併通。○徐字遠曰。漢中

楚地。巴蜀非楚地。連言之者。勢相接也。關君長曰。反入。猶言背反於我。寡人自料。以楚

當秦未見勝焉。內與群臣謀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如懸旌。而無所終薄。今主君欲一天下。安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薄迫各反。○薄也。猶止。

考異

坊本強下無與字。不西之西。高本作南。坊本作四。今從一本。坊本玉至作大王。高本臣聞下無之字。坊本已作矣。一本承作奉。坊本趙下無衛字。高本深謀下無與深謀三字。今主君。高本作令君。坊本作今君。今從曾本。高本危國作亡國。

威王問於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曰。如章不足以知之矣。為于偽反。下皆同。○莫敖。楚官名。章。子華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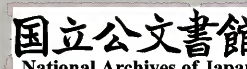
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頭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有勞其身。愁其志。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斷音短。下同。○廉。謂不貪也。不知所益。謂不知死之有所益於己也。志。下文作思。此恐誤。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布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除食朝之朝。餘皆直遙反。下同。處。昌呂反。積。子賜反。○不謀夕。謂朝食而已。不謀及夕食。

昔者葉公子高身獲於表薄而財於柱國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拚方城之外四封不侵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畛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葉舒涉及鄉許亮反○關君長曰表外薄疎也財裁通柱國都也蓋言葉公舉於縣令疎外而裁制國都也恢先君言恢弘先君之德以被於方城外也挫猶辱也愚謂白公之事見前畛井田間陌周禮十夫有溝溝上有畛溝間十畝六百畛六十萬畝不知當時之制與周禮同否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兩軍之間夫卒交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太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若捽一人以與大心者

也社稷其庶幾乎故斷頭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幾音祈下同○夫千夫百夫之

夫子指御者若猶或也扑擊捽持髮也言或扑一人或捽一人有以與大心者則社稷其庶幾乎不亡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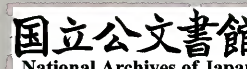
百姓離散楚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羸糧潛行上崢山踰深溪躡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瘡而殫悶旄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楚冒勃蘇對曰臣非異



楚使新造蓋楚冒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柏舉三戰入
 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
 求救秦王顧令之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
 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
 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而大敗之
 亦聞於遂浦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楚冒勃
 蘇是也屬音燭下同冒亡北反被皮寄反上時掌反
 暴步木反薄迫各反奉捧通楚使之使所吏
 及令力呈反乘繩證反塞先代反敗必邁反思息嗣
 及○上寡君當依下文作君王蓋涉下說秦王之語
 而誤也大夫悉屬謂大夫皆從君而出也崢山崢嶸
 之山也關君長曰蹶穿蓋謂履穿蹶踐地也暴露也
 膝暴謂裳蔽膝露出也愚謂雀當作鶴鶴俗作雀雀
 雀似而誤也淮南子作鶴踣而不食瘡病殫盡也言

病而氣盡煩悶也旄耄通愴也蘇死更生也吳師道
 改蓋作蓋且曰文當有訛舛或在吳字下關君長從
 之曰蓋辰同謂吳新作狼辰
 也或然亦聞疑當作亦關 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

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結鬪於宮
 唐之上舍鬪奔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
 入大宮負鷄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
 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
 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
 百畝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餘
 豈患無君乎遂自棄於磨山之中至今無冒故不為
 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舍音捨治直
 吏反○孤謂



昭王之子時未知昭王存亡故意其子也關君長曰大宮蓋楚始祖廟也鷄次蓋政法書名愚謂五官執圭已見百姓百官也血謂牲宰也無君與孟子三月無君則弔之無君同謂不仕也言苟社稷得存則可矣其餘不以無君為患也冒疑王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耶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就而不避章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決拾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馬於虔反邪音耶好呼報反馮憑通惡鳥路反○式車前橫木人所憑依故亦為憑義憑式而立起者以約食無力故也發發矢也決以象骨為之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鈎弦闔體拾以皮為之著於左臂以透弦亦名遂按吳語一人善射百人決拾荀子君射則臣決蓋古法言也謂上

行則下效也

考異

諸本如章作如華今從孫本高本無足以之勞止稷者十二字今從高本坊本布作帛侵作廉高本之日作之月其庶間有為字曾本無大宮之大字一本鷄作離餘豈患高本作餘豈悉一本作余豈患今從坊本一本冒作位諸本就作然今從一本坊本章聞作華聞

蘇子謂楚王曰仁人之於民也愛之以心事之以善言孝子之於親也愛之以心事之以財忠臣之於君也必進賢人以輔之上事字疑當作使以善言謂喻以善言以財謂養以財賄也今王之大臣父兄好傷賢以為資厚賦歛諸臣百姓使王見疾於民非忠臣也大臣播王之過於百姓多

賂諸侯以王之地。是故退王之所愛，亦非忠臣也。是

以國危。好呼報反。○關君長曰：傷毀謗也。言毀賢令

代暴政也。魏文侯曰：今吾田地不加廣，士民不加衆，

而錢十倍，必取之士大夫也。見新序。播如盤庚所謂

播告之播，揚也。布也。鮑彪曰：王所愛者，

必不播割與大臣異趣，故大臣退之。臣願無聽群

臣之相惡也。慎大臣父兄用民之所善，節身之嗜欲，

以與百姓。慎謂不輕用之也。與百姓俱也。人臣莫難於無妬而

進賢。為王死易，垂沙之事，死者以千數，為主辱易，自

令尹以下，事王者以千數，至於無妬而進賢，未見一

人也。為于偽反，易以致反。數色主反。○荀子兵略於

魏共攻楚，殺楚將唐昧，昧與篋同，據之。此章當在

懷王策，以千數，所以易也。未見一人，所以難也。故

明主之察其臣也，必知其無妬而進賢也。賢臣之事

其主也，亦必無妬而進賢。夫進賢之難者，賢者用，且

使已廢貴，且使已賤，故人難之。夫音扶，人難之難，乃

且反。○已謂進賢者。

考異 坊本今王間有大字，高

本無與字，賢臣之臣字。

齊楚之交善，秦與魏遇，且以善齊而絕齊于楚。王使

景鯉之秦，鯉與於秦魏之遇。楚王怒景鯉，恐齊以楚

遇為有陰於秦魏也，且罪景鯉。與於之與音預，下皆

齊以之以猶以為也，言恐下齊以為鯉與於遇，為楚有陰私於二國也。為謂楚王曰：臣賀

鯉之與於遇也。秦魏之遇也，將以合齊秦而絕齊於

楚也。今鯉與於遇，齊無以信魏之合，已於秦而攻於楚也。齊又畏楚之有陰於秦魏也，必重楚。故鯉之與於遇，王之資也。今鯉不與於遇，魏之絕齊於楚，明矣。齊信之，必輕王。故王不如無罪，景鯉以視齊於有秦魏，齊必重楚。而且疑秦魏於齊。視示同。○疑秦魏於齊，言使齊疑秦也。王曰：諾。因不罪而益其列。列，位次也。王曰：鄉也。子曰：天下無道，今也。子曰：乃且攻燕者何也？對曰：今謂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強大，則有矣。若越趙魏而鬪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哉？且非楚之任，而楚為之，是敵楚也。

強楚敵楚，其於王孰優也。王曰：鄉也。以下九十七字，下考烈王策。虞卿謂：春申君之文，錯出于此。

考異 高本章首有「韓公仲相」四字，秦與之與作「秦齊于之」于作「乎」，坊本明上有「信字」，高本齊信

間有「楚字」，關君長曰：「高本韓策或謂「公仲」，具載全文矣。」坊本斷為兩章，其三百七十五字，仍收「韓策」，夏刪「韓公仲相」四字，取「齊楚之交善」以下，自為一章。但王曰：「鄉也」以下，凡九十七字，舊錯出「韓策」而鮑刪「取韓策」不考「孝烈王」篇之文，乃附「載章末者」，謬矣。

楚王逐張儀於魏。使魏逐之也。陳軫曰：王何逐張子？曰：為臣不忠不信。曰：不忠，王無以為臣；不信，王勿與為約。且魏臣不忠不信，於王何傷？忠且信，於王何益？逐而聽則可。若不聽，是王令困也。且使萬乘之國免



其相是城下之事也。乘繩證反相息亮反○令困謂命令困屈也城下之事言欲使大國必免其相則必至於我軍傳城下而攻之其事甚大也穆文熙曰迷人多知惡人而不知白惡楚王為魏逐張子而惡其不忠不信其後乃數為張子所欺以至客死而不悟何其愚乎陳軫之言蓋預知之矣

考異 坊本令作今

五國約以伐齊。五國蓋秦趙韓魏燕也昭陽謂楚王曰五國已破齊秦必南圖楚王曰然則奈何對曰韓氏轉國也好利而惡難好利可營也惡難可懼也我厚賂之以利其心必營我悉兵以臨之其心必懼我彼懼吾兵而營我利五國之事必可敗也約絕之後雖勿與地

可。好呼報反惡烏路反難乃且反下同營熒通○南圖謂南圖楚轉國謂轉變無定之國營惑也五國之事必可敗言韓交楚而反四國則破齊而圖楚之事必不成也楚王曰善乃命大

公事之韓。大公事人姓名見公仲曰夫牛關之事馬陵之難親王之所見也王苟無以五國用兵請効列城五請

悉楚國之眾以圖於齊。夫音扶○牛關之事未詳疑謂齊破魏於馬陵吳師道曰親字疑當在見字上是也蓋言齊強國今伐之則其報伐必重矣牛關馬陵

之後而楚果弗與地則五國之事困也。關君長曰此無齊約趙魏

則不可言反也此乃覆說約絕之後則齊當作韓困窮也言以五國破齊而圖楚之事窮也愚謂此記者

之言也

考異

劉本國約下有秦字坊本伐齊作伐秦高本已作以坊本破下無齊字諸本轉作輔今從

五國伐秦魏欲和使惠施之楚楚將入之秦而使行

和五國伐秦見秦策惠施魏相杜赫謂昭陽曰凡為伐秦者楚也

今施以魏來而公入之秦是明楚之伐而信魏之和

也公不如無聽惠施而陰使人以請聽秦凡為伐秦者楚謂為

謀主也以魏來謂奉魏王欲和之命而來也明楚之伐言五國同伐秦而魏首使於楚而入之秦使行和

是明楚為伐主而信魏為和主也昭子曰善因謂惠

施曰凡為攻秦者魏也今子從楚為和楚得其利魏

受其怨子歸吾將使人因魏而和凡為攻秦者魏謂先戰也楚得其利

謂秦德楚而怨魏也惠子反魏王不說說音悅昭陽不聽惠施故也杜赫謂

昭陽曰魏為子先戰折兵之半謁病不聽請和不得

魏折而入齊秦子何以救之東有越累北無晉而交

未定於齊秦是楚孤也不知速和為于偽反折兵之道曰折折閱之折減損也愚謂謁告也病疲故也謂

魏為昭陽戰而疲故折猶分也言魏怨昭陽離楚而

入齊秦不能自救其罪昭子曰善因令人謁和於魏

呈力

考異

劉本聽秦作德秦高本累作累

秦招楚而伐齊冷向謂陳軫曰秦王必外向楚之齊

後周匡雍

者。知西不合於秦。必且務以楚合於齊。齊楚合。燕趙不敢不聽。齊以四國敵秦。是齊不窮也。冷向之向。許

向請同。○外向謂非伐齊。楚之齊者謂楚之善齊者。言秦以伐齊招楚而外向。楚恐而不合於秦。楚之善齊者知乏。必將務以楚合於齊。向曰。秦王誠必欲伐齊乎。不如先收

於楚之齊者。楚之齊者。先務以楚合於齊。則楚必即秦矣。以強秦而有晉楚。則燕趙不敢不聽。是齊孤矣。

向請為公說秦王。為于偽反。說始銳反。○荷哲夫曰。簡。愚謂。向曰二字。或是衍文。下先字。當作無。無古作免。无先似而誤也。關君長曰。晉謂韓也。此章舊在韓策。必當有韓。

考異 坊本無晉字 孤矣作孤也

張儀之楚貧。舍人怒而欲歸。張儀曰。子必以衣冠之

敝。故欲歸。子待我為子見楚王。為于偽反。當是之時。南后

鄭襲貴於楚。南后。懷王后。鄭襲。寵姬。鄭國之女而善舞。故名。張子見楚王。楚

王不說。張子曰。王無所用臣。臣請北見晉君。楚王曰。諾。張子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黃金珠璣犀象出

於楚。寡人無求於晉國。張子曰。王徒不好色耳。王曰。何也。張子曰。彼鄭周之女。粉白墨黑。立於衢閭。非知

而見之者。以為神。楚王曰。楚僻陋之國也。未嘗見中

國之女如此其美也。寡人見之。獨何為不好色也。乃

資之以珠玉。說音悅。好呼報反。○墨。畫眉墨也。非知謂不素。知中山策曰。不知者。特以為神。

人資之以珠玉謂下以珠玉為買美入之資也南后鄭襄聞之大怒令人謂

張子曰妾聞將軍之晉國偶有金千斤進之左右以

供芻秣鄭襄亦以金五百斤恐丘勇反令力呈反○今人上疑脫南后二字

張子辭楚王曰天下關閉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賜

之觴王曰諾乃觴之張子中飲再拜而請曰非有他

人於此也願王召所獲習而觴之王曰諾乃召南后

鄭襄而觴之張子再拜而請曰儀有死罪於大王王

曰何也曰儀行天下徧矣未嘗見人如此其美也而

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曰子釋之吾固以為天下

莫若是兩人也中丁仲反便婢絲反○未知見日謂未知再見之日飲入以酒曰觴半醉

半醒曰中飲釋舍也

考異

高本無而下欲字坊本待上無子字關閉作閉關乃觴之下無張子二字下其美也無也

楚懷王拘張儀將欲殺之以商於之欺也靳尚為儀謂楚王

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之無秦也楚必輕矣

為于偽反又謂王之幸夫人鄭襄曰子亦自知且賤於王

乎鄭襄曰何也尚曰張儀者秦王之忠信有功臣也

今楚拘之秦王欲出之秦王有愛女而美又簡擇宮

中佳麗好翫習音者以權從之資之金玉寶器奉以

上庸六縣為湯沐邑欲因張儀內之楚王楚王必愛

秦女依強秦以為重。挾寶地以為資。勢為王妻。以臨於楚。王惑於虞樂。必厚尊敬親愛之。而忘子。子益賤而日疏矣。好呼報反。從才用反。奉音俸。內音納。樂音洛。疏疎通。○好翫二字。疑當在寶器下。謂珍異可好翫之物也。田藝蘅田習音。乃習於音樂者。以權從之。乃以權悅從之。即勝也。關君長曰。按國語。秦伯歸女五人。曰。不敢以禮致之。歡之故也。義與此同。蓋言令其從之。以權於是。鄭褒曰。願委之於公。為之奈何。曰。子何不急言王出張子。張子得出。德子無已時。秦女必不來。而秦必重子。子內擅楚之貴。外結秦之交。畜張子以為用。子之子孫必為楚太子矣。此非布衣之利也。非布衣之利。言子孫為太子。其利甚大也。鄭 褒遽說楚王出張子。說始銳反。

考異

高本佳下有翫字坊本依作資勢下有必字

楚王將出張子。恐其敗已也。靳尚謂楚王曰。臣請隨之。儀事王不善。臣請殺之。敗必邁反。○敗已。謂害已事。 楚小臣靳

尚之仇也。謂張旄曰。以張儀之智。而有秦楚之用。君必窮矣。君不如使人微要靳尚而刺之。楚王必大怒

儀也。彼儀窮。則子重矣。楚秦相難。則魏無患矣。要一逆反。 靳尚刺之。楚王大怒。秦構兵而戰。秦楚爭事魏。張旄

果大重。令力呈反。○關君長曰。楚王以為張儀殺靳尚。而秦納之。故怒秦。

考異

纂連前章一本敗作欺坊本上刺字作殺怒秦下有楚字構作攝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嚴以明，將智以武，雖無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險，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

為于偽反，下為大王患，竊為同，從子容反，下為從約，從人從親同，說始銳反，被皮奇反，塞先代反，賁音奔，乘繩證反，下同，騎奇奇反，難乃旦反，下危難構難同，樂音洛，將子匠反，卷眷勉反，○四國謂四方之國，虎賁勇士之稱，若虎賁獸言其猛也，帝卷收取之，如卷席之易無遺也，常山即恒山，漢時避文帝諱也，關君長曰脊督脈即背中也，蓋言中斷六國以割其交，如折於人背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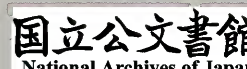
且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群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大王不與猛虎而與群羊，竊

以為大王之計過矣。夫音扶，下同，格，凡天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敵侔交爭，其勢不兩立，而大王不與秦，秦下甲兵據宜陽，韓之土地不通，下河東，取成臯，韓必入臣於秦，韓入臣，魏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魏攻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

敵，匹敵，作齊等也，交，互也，上地，上黨之地，荀子韓之上地方數百里，注云，上黨之地是也。

且夫約從者，聚群弱而攻至強也。夫以弱攻強，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驟舉兵，此危亡之術也。輕遣政反。

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者，飾辨虛辭，高主之節，行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卒有楚禍，無及為己。是故願



大王之熟計之也。挑徒了反，行下孟反，卒，猝同。秦西有巴蜀，方船積粟，起於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不費汗馬之勞，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竟陵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已。秦舉兵出之武關，南面而攻，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恃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恃弱國之救，而忘強秦之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盡津忍反，下舫通，併舟也，下水而浮，猶言浮水而下也，城守，謂唯守城而不能以敵出之武關，猶出於武關也。且

大王嘗與吳人五戰，三勝而亡之。陳卒盡矣。有偏守

新城而居民苦矣。陳陣同，有音又。○徐孚遠曰：越滅吳，楚滅越，懷王時，吳之屬楚久矣。

安得與吳人五戰，此言誤也。愚謂吳字必誤，言楚雖三勝而陣卒亦盡矣。又使居民偏守新得之城，而居民苦矣。臣聞之，攻大者易危，而民敵者怨於上，夫守易

危之功，而逆強秦之心，臣竊為大王危之。易以鼓反，○攻當從

史記作功，功即謂三勝而亡之。故疲敵，即居民苦是也。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

於函谷關十五年，以攻諸侯者，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

楚嘗與秦構難，戰

於漢中，楚人不勝，通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

中。楚王大怒，興師襲秦，戰於藍田，又却。此所謂兩虎

相殘也。

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敵，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過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也。通侯即徹侯，漢時避武帝諱也。徐孚

遠曰：當云大王，今言楚王亦誤也。秦下兵攻衛陽晉，必關扃天下之

匈。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

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已。數色主反，○司馬貞曰：以常山

為天下脊，則衛及陽晉當天下匈，其地是秦晉齊楚之交道也。據之是關天下匈，他國不得動也。凡

天下所信，約從親，堅者蘇秦。封為武安君，而相燕。即

陰與燕王謀破齊，共分其地。乃佯有罪，出走入齊。齊

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

市。夫以一詐偽反覆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

侯，其不可成也，亦明矣。相息亮反，○兵師道曰：蘇秦為客所刺，設計以取賊，故車

裂而得賊，今儀言如此。蓋借事為說，破從信也。今秦之與楚也，接境壤界，固

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秦太子入質於楚。

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箕帚之妾，効萬

家之都，以為湯浴之邑。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

擊。臣以為計無便於此者。故敝邑秦王使使臣獻書

大王之從車下風，須以決事。質音致，使臣之使所吏及下同，從才用反，○形

親之國，謂其形勢當親之國，關君長曰：從車下風，不敢斥王也。劉良注：鄒陽上書云：言王之美行及人，如

風之馳也。楚王曰：楚國僻陋，託東海之上。寡人年幼，不

習國家之長計。今上客幸教以明制，寡人聞之，敬以

國從乃遣使車百乘獻雞駭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

制謂裁斷也鮑彪曰抱朴子通天犀中有一白理如線置米其上以飼雞雞見之驚故名駭雞犀

考異

坊本王患間有之字一本無有偏之有字一本無而字錢本臣魏間有秦字曾本楚禍作秦禍

坊本王患間有之字一本無有偏之有字一本無謀字坊本襲秦下有與秦二字晉必關高本作晉

必開一本作晉必大開一本與坊本同今從之坊本走作奔一本帛作糞坊本為計作謂計獻書下

無大王之三字

張儀相秦謂昭睢曰楚無鄢郢漢中有所更得乎曰

無有曰無昭過陳軫有所更得乎曰無所更得張儀

曰為儀謂楚王逐昭過陳軫請復鄢郢漢中

為于偽反下為王同鄢郢漢中楚之要地秦嘗取之故曰復昭過陳軫楚之良臣也更得謂更得中如鄢

鄢漢中昭過陳軫者儀所以昭睢歸報楚王楚王說

之說音悅悅得地也有人謂昭過曰甚矣楚王不察於爭名

者也關君長曰秦欲尊己卑楚使逐之韓求相工陳

籍而周不聽魏求相綦母恢而周不聽何以也周曰

是列縣畜我也按工師籍二見東周策蓋是人也陳或師訛列縣畜我謂待我如縣吏也

今楚萬乘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儀曰逐

君與陳軫而王聽之是楚自待不如周而儀重於韓

魏之王也乘繩證反且儀之所行有功名者秦也所欲貴

富者魏也欲為攻於魏必南伐楚故攻有道外絕其

交內逐其謀臣行有功名謂尊秦卑楚以立功名也為攻之攻當作功於下恐脫秦字言

欲下為秦魏立功以取中名與中富貴則必伐楚也道陳軫

夏人也習於三晉之事故逐之則楚無謀臣矣今君能用楚之眾故亦逐之則楚眾不用矣此所謂內攻之者也而王不知察今君何不見臣於王請為王使齊交不絕齊交不絕儀聞之其効鄢郢漢中必緩矣是昭睢之言不信也王必薄之

不絕則儀計不成矣故不急効地也

考異

高本過陳過日之過並作睢坊本無爭字高本無周曰之曰字坊本主作王不絕下無齊

交不絕四字

楚王令昭睢之秦重張儀未至惠王死武王逐張儀

楚王因收昭睢以取齊

令力呈反○重張儀使秦重

齊惡儀秦既逐儀楚故捕桓臧為睢謂楚王曰橫親

之不合也儀貴惠王而善睢也

為于偽反○儀為惠王所貴而與睢善公

孫郝甘茂不善二人而害之使韓魏不合於秦是橫親之所以不合也

今惠王死武王

立儀走公孫郝甘茂貴甘茂善魏公孫郝善韓二人

固不善睢也必以秦合韓魏

言橫親必合

韓魏之重儀儀

有秦而睢以楚重之今儀困秦而睢收楚韓魏欲得

秦必善二人者二人者將收韓魏輕儀而伐楚方城

必危

言二國之重儀以儀有秦楚也今儀困睢收二國欲得秦必善郝甘茂合二國輕儀而伐楚

則方城必危也王不如復睢而重儀於韓魏儀據楚勢挾魏

重。以與秦爭。魏不合秦。韓亦不從。則方城無患。復唯

之位也。重儀於韓。魏使韓重儀也。

考異

坊本王因上無楚字。橫作從。高本人者。下無二人者。三字坊本韓亦作王亦。

張儀逐惠子於魏。惠子之楚。楚王受之。馮郝謂楚王

曰。逐惠子者。張儀也。而王親與約。是欺儀也。臣為王

弗取也。為于偽反。下除以為餘皆同。○欺殺 惠子為

儀來者。而惡王之交於張儀。惠子必弗行也。行猶為也。言惠

子不見逐。為儀而來。則惡王與張儀之交。惠子必不為也。施之來。必有惡儀者。故馮郝因證其見逐也。

且宋王之賢惠子也。天下莫不聞也。今之不善張儀

也。天下莫不知也。今為事之故。棄所貴於讎人。臣以

為大王輕矣。

輕遣政反。○不善張儀。謂儀逐施故。宋王不善也。事國事也。所貴宋王所貴。謂

施也。讎人。宋王所讎。謂儀也。言以受施欺儀。有善於國事。故以宋王所貴。為其所讎之人。棄之。則輕忽而

無謀矣。 且為事耶。王不如舉惠子。而納之於宋。而謂張

儀曰。請為子勿納也。儀必德王。而惠子窮人。而王奉

之。又必德王。此不失為儀之實。而可以德惠子。耶音

舉疑當作奉。勿猶無也。言為儀無 楚王曰善。乃奉惠

子而納之宋。

考異

坊本儀必作今必楚王曰善。乃高本無乃字。坊本無楚字。

陳軫去楚之魏。張儀惡之於魏王。曰。軫猶善楚。為求

地甚力。為于偽反。○為求 左爽謂陳軫曰。儀善於魏

地。謂為楚求地。

左爽

後

後

王。魏王甚信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以儀之言為資。而得復楚。說始銳反。○以軫猶善楚為資。陳軫曰善。因使人以儀之言聞於楚。楚王喜欲復之。魏襄王策亦載此章而有異同。

考異

劉本喜作果

魏王遺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叟知王之說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為之。宮室卧具。擇其所善而為之。愛之甚於王。遺唯季反。說音悅。下同。好呼報反。喜許記反。○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喜好也。今鄭叟知寡人之說新人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

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鄭叟知王以己為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為見王。則必揜子鼻。惡烏路反。下惡聞同。○為見之為若也。新人見王。因揜其鼻。王謂鄭叟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揜其鼻。何也。鄭叟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夫音扶。○惡謂事涉醜。鄭叟曰。其似惡聞君王之臭也。其指新人。王曰。悍哉。令劓之。無使逆命。令力呈反。○若使新人自理。是使逆王命也。

考異

一本善作善坊。本聞下無君字。

楚王后死。未立后也。謂昭魚曰。公何以不請立后也。昭魚曰。王不聽。是智困而交絕於后也。交絕於王所立之后也。

然則不買五雙珥。令其一善而獻之王。明日視善珥所在。因請立之。令力呈反。○不上非脫何字。則不字必衍。

考異 坊本於作五

齊明說卓滑以伐秦。滑不聽也。齊明謂卓滑曰。明之

來也。為擣里疾卜交也。說始銳反。下明說同。為于偽疾欲得交於楚人。明為

也。唯公弗受也。臣有辭以報擣里子矣。卓滑因重之。

唯滑不受伐秦之說。是善秦者也。疾可以交焉。故曰有辭以報擣里子。蓋明非實為疾卜交也。其說不行。懼以輕。故以此取重也。

或謂黃齊曰。人皆以謂公不善於富摯。公不聞老萊

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齒之堅也。曰。齒六十而

盡。相靡也。靡亡池反。○靡磨切也。莊子與物相刃相靡言齒六十年而盡以兩堅相磨切也。

今富摯能而公重。不相善也。是兩盡也。能謂材能重。謂位重也。言

材能與位重相抗。若齒之相靡以就盡也。諺曰。見君之乘。下之。見杖起之。

今也王愛富摯。而公不善也。是不臣也。乘繩證反。下遐嫁反。○乘

車也。下謂在車則下起。謂在坐則起。言車杖雖微。而君之所御。臣猶敬之。况君之所愛。而不善。是失為臣之道也。

考異 諸本堅也。下無曰齒二字。今從一本。

秦伐宜陽。楚王謂陳軫曰。寡人聞韓侈巧士也。習諸

侯事。殆能自免也。為其必免。吾欲先據之以加德焉。

為于偽反○言韓侈能守宜陽而不敗能
自免於罪故欲先事依據之以加恩德焉陳軫對曰

舍之王勿據也以韓侈之智於此困矣○舍音捨下同
於此戰今山澤之獸無黠於麋麋知獵者張網前而

驅已也因還走而冒入至數獵者知其詐偽舉網而

進之麋因得矣數色角反○黠慧也張網前張網於

久張網於前驅者舉網今諸侯明知此多詐偽舉網

而進者必眾矣舍之王勿據也韓侈之智於此困矣

此多之此指韓侈也關君長曰此假獵者之楚王聽

之宜陽果拔陳軫先知之也

考異 坊本侈 並作朋

四國伐楚楚令昭睢將以距秦楚王欲擊秦昭睢不

欲令力呈反下同將子匠反距拒同○四國秦齊韓

魏也見楚記蓋四國分道而進昭睢拒秦也唯唯

拒而不伐故桓臧為昭睢謂楚王曰睢戰勝秦三國

惡楚之強也恐秦之變而聽楚也必深攻楚以勁秦

秦王怒於戰不勝必悉起而擊楚是王與秦相罷而

以利三國也戰不勝秦秦進兵而攻不如益昭睢之

兵令之示秦必戰秦王惡與楚相敵而令天下利秦

可以少割而收害也秦楚之合而燕趙魏不敢不聽

三國可定也為于偽反惡烏路反罷音疲○令天下

也言可以少割地與秦而止其戰伐之害也

考異 諸本戰勝下無秦字今從一本一本無而以之以字

城渾出周三人偶行南游於楚至於新城偶耦同○關君長曰蓋渾與三人兩兩相耦也城渾說其令曰鄭魏者楚之與國而秦楚之強敵也鄭魏之弱而楚以上梁應之宜陽之大也楚以弱新城圖之說始銳反與而充反○韓哀侯亡鄭有其地故此鄭即謂韓也與弱也宜陽昔韓邑時秦得之圖之謂謀應宜陽此言強弱之應失宜也蒲坂平陽相去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安邑不知新城上梁相去五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上梁亦不知也蒲坂平陽魏二邑安邑魏都也二邑去安邑百里而猶不知况五百里乎今邊邑之所恃者非江南泗上也則楚王何不以新城為主郡也邊

邑甚利之上也之也猶乎也主郡謂新城公大說乃

為具駟馬乘車五百金之楚城渾得之遂南交於楚

楚王果以新城為主郡說音悅乃為之為于偽反乘繩證反○楚縣尹稱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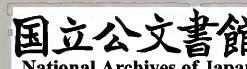
考異 坊本周下有二字高本圖作圍諸本則作故今從劉本章末楚王曾錢本無王字

韓公叔有齊魏而太子有楚秦以爭國有謂有援也太子幾疑也

楚王怒將罪之為干偽反下為國同使所吏反予音與下同○矯託也託楚王命也新城

陽人皆對曰臣矯予之以為國也臣為太子得新城

陽人以與公叔爭國而得之齊魏必伐韓韓氏急必懸命於楚又何新城陽人之敢求太子不勝走而不



次今將倒冠而至。又安敢言地。臣為問疑脫以字懸命於楚謂由楚懸繫也。倒冠猶倒冠也。急遽之狀。楚王曰善。乃不罪也。

國命言救亡之汲汲不暇求地也。倒冠猶倒冠也。急遽之狀。韓襄王策亦有可併考。

考異 高本走作然坊本作幸今從韓策

楚杜赫說楚王以取趙。王且爭之五大夫而令私行。

說始銳反予音與下同令力呈反○取猶取也謂結和親五大夫楚爵也私行謂不以王命私自行也

陳軫謂楚王曰赫不能得趙五大夫不可收也是賞

無功也得趙而王無加焉。是無善也。王不如以十乘

行之。事成予之五大夫。乘繩證反下同○收猶奪也無善之無與無父無君之無

同謂不為有也王曰善。乃以十乘行之。杜赫怒而不行。陳軫

謂王曰是不能得趙也。

考異 坊本且予作日與高本是賞作得賞坊本無事成止行之十六字

楚王問於范環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

足以知之。相息亮反下同○按史記秦聞甘茂在楚而請送之於秦楚王乃問之也王曰

吾欲相甘茂可乎。范環對曰不可。王曰何也。曰夫史

舉上蔡之監門也。大不知事君。小不知處室。以苛廉

聞於世。甘茂事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

之好譖。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而

不可相秦。秦之有賢相也。非楚國之利也。夫音扶下同處昌呂

反聞音問好呼報反○苛煩細也苛廉者難事而甘茂事之不逆其意且王嘗用召滑

茂國策正解 卷五 三十一 後周國痛

於越而納甸章。昧之難越。亂故楚南察瀨湖而野江東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亂而楚治也。召音邵。或地名。察疑塞訛。史記作塞。江東江之東言吳越之地。盡為楚有也。越亂以召滑亂也。

臣以為王鉅速忘矣。鉅詎通言王何。速忘前事乎。王若欲置相於

秦乎。若公孫郝者可。夫公孫郝之於秦王親也。少與

之同衣。長與之同車。被王衣以聽事。真大王之相已

王相之。楚國之大利也。少詩照反。長丁丈反。被皮寄相。蓋楚相之。必右楚也。

考異

諸本吾相間無欲字。今從一本。高本不知。並作不如。坊本秦乎之乎作受。一本本作授。

魏相翟強死。為甘茂謂楚王曰。魏之幾相者。公子勁

也。勁也。相魏。魏秦之交必善。秦魏之交完。則楚輕矣。

故王不如與齊約。相甘茂於魏。相息亮反。下同。為于偽反。幾音祈。蓋勁

者。齊王好高人以名。今為其行人請魏之相。齊王

必喜。為使也。使齊行人請魏相。甘茂是以齊為主也。故喜。魏氏不聽。交惡於齊。

齊魏之交惡。必爭事楚。魏氏聽。甘茂與樗里疾。質首

之讎也。而魏秦之交必惡。又交重楚也。質易也。欲易取其首言相

深也。

考異

劉本無下勁也之也字。高本無下齊王之字。

齊秦約攻楚。楚令景翠以六城賂齊。以太子為質。昭

睢謂景翠曰。秦恐且因景鯉蘇厲而效地於楚。公出地以取齊。鯉與厲且以收地取秦。公事必敗。令力呈反下同

質音致。恐丘勇反。下同。○言秦恐齊楚合。因二人而效地於楚。是翠出地以取齊。交二人取地以取秦。交楚王必不為出地。取齊翠事必不成。公不如令王重賂。景鯉蘇厲使入

秦。秦恐必不求地而合於楚。若齊不求。是公與約也。使所吏反。○重賂。重賂秦也。使使者也。秦恐之。秦恐當作齊。言齊恐秦楚合。不求地而合於楚。則是若翠與齊約和也。

考異

諸本賂齊下無以字。今從一本。取齊之取。一本作收。下秦恐間。一本有齊字。蓋注字。謂秦

術視伐楚。楚令昭鼠以十萬軍漢中。令力呈反。下同。○術視。秦將

昭睢勝秦於重丘。蘇厲謂宛公昭鼠曰。王欲昭睢之

乘秦。必分公之兵以益之。秦知公兵之分也。必出漢

中。重直龍反。宛於表反。○鼠為宛。尹。故曰宛公。乘秦。謂乘勝伐秦。請為公令羊戎謂

王曰。秦兵且出漢中。則公之兵全矣。為于偽反。○戎者。兵全。謂兵不分

考異

高本羊作羊

秦敗楚漢中。楚王入秦。秦王留之。游騰為楚謂秦王

曰。王挾楚王。而與天下攻楚。則傷行矣。不與天下共

攻之。則失利矣。敗必邁反。為于偽反。行下孟反。○王挾王而攻其國。不義也。故曰傷行。

不如與之盟而歸之。楚王畏必不敢背盟。背盟王因

伐國。後周圖

與三國攻之義也。

背音佩。三國，蓋齊韓魏也。

頃襄王

凡七章

楚襄王為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而歸。齊王隘之。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許。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傳。請退而問傳。傳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為身也。愛地不送死。又不義。臣故曰。獻之。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

質音致。隘乙革反。下同。予音與。為身之為于。為反。○隘猶阻也。地所以為身。謂為身愛地也。太子歸即位為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為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

群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反主墳墓。復群臣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令使來求地。為之奈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強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

使所吏反。下除使守使人餘皆同。乘繩證反。下同。朝直遙反。令力呈反。下同。復扶又反。下同。○反反復見群臣也。

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為之奈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為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我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與。常請守之。

去起呂反○守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

之謂守東地地五百里為之奈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

獨守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強齊也而不與負不義

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臣請西索救於秦索所白反

君長曰王身止不與十五字是子良之語重出鯉既

曰不可與也不可更有此語焉楚亦不能獨守即本

文重複但負不義於天下一句上下無見似上文景

錯亂宜移在不信下乃獨守連臣請文義方順鯉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曰子良見寡人

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

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

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慎子對曰

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何謂也怫艱同慎子曰臣

請效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關君長曰且姑且王

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

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為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

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遣

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為大司馬

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所謂皆子良至齊

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典守東地且

與死生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故甲鈍兵願承下

塵與死生謂固守東地死生不易五尺自年十五以

不敢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

良曰臣身受命敝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謂託王

命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萬

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

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願待戰夫音扶

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言也使子良言

楚以不攻東地遣使於秦言不攻楚也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此

者之詞也於秦言不攻楚也

考異一本便作使齊令之令作今諸本我國

女阿謂蘇子曰秦栖楚王危太子者公也今楚王歸

太子南公必危栖謂懷王見劫客秦如鳥栖別本作

故曰危自齊歸楚故曰南懷王客死於秦公不如令

人謂太子曰蘇子知太子之怨已也必且務不利太

子太子不如善蘇子蘇子必且為太子入矣令力呈

○為使也言使太子得歸入楚也蘇子乃令人謂太子太子復請善

於蘇子復扶又反○蘇子令人謂太子以

考異坊本請下無善字

長沙之難楚太子橫為質於齊難乃且反質音致○

秦大破楚楚王恐使太子質齊楚蓋破於此楚王死薛公歸太子橫因與

韓魏之兵隨而攻東國太子懼隨猶繼也謂繼太子

歸而攻之東國即東

也昭蓋曰不若令屈署以新東國為和於齊以動秦

秦恐齊之敗東國而令行於天下也必將救我之令

力呈反下令屈令羊同屈九勿反下同敗必邁反○

關君長曰凡曰東國者五惟於致齊則加新字意新

東國似非太子許齊之東國矣動秦謂動秦救楚之

兵也愚謂新東國蓋楚新得之地也秦恐齊既得新

東國又敗東國而太子曰善遽令屈署以新東國為

和於齊秦王聞之懼令羊戎告楚曰毋與齊東國吾

與子出兵矣與子之與讀如為○東國謂新東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

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

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

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容獻不死之藥臣

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

欺王王乃不殺操七刀反說始銳反○中射亦作中

威王好制有中射佐制者史記張儀傳後陳軫舉

中謝對楚王云云索隱曰中謝蓋謂侍御之官

齊以淖君之亂讎秦淖君蓋淖齒然不可以君稱君

添讎字若齊事秦秦豈欲取之乎故從一本然以齒

之亂讎秦亦不通秦當作楚淖齒楚將而殺閔王故

齊讎也其後秦欲取齊故使蘇洵之楚令任固之齊

呈反下同任音壬○取謂取交也故特也欲取齊明

考異 坊本問謁者下無謁者

淖君蓋淖齒然不可以君稱君

當作齒亂下鮑彪補事字一本

故從一本然以齒

取謂取交也故特也欲取齊明

謂楚王曰。秦王欲楚。不若其欲齊之甚也。其使涓來以示齊之有楚。以資固於齊。示齊之有楚。猶言示有楚之親。為齊受固之資。齊見楚。必受固。是王之聽涓也。適為固驅以合齊秦也。齊秦合。非楚之利也。為于偽反。○言恐秦楚合。必受固矣。齊見楚。受涓。則聽涓。謂聽受涓之辭。且夫涓來之辭。必非固之所以之齊之辭也。王不如令人以涓來之辭。謾固於齊。齊秦必不合。夫音扶。謾慢同。○涓之辭。厚楚而薄齊。固於固而不肯聽也。齊秦不合。則王重矣。王欲收齊以攻秦。漢中可得也。王即欲以秦攻齊。淮泗之間。亦可得也。二不合。則交事楚。故楚重矣。即猶若也。

考異

一本見作有坊。本是王作是楚。以涓下無來字。

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

與壽陵君。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鄢都必危矣。夏戶雅反。

下同。從才用反。下同。○輦從。謂二人與王同輦而從。四人皆楚寵幸臣也。襄王曰。先生老

悖乎。將以為楚國祚祥乎。悖亂也。言老而輦亂也。祚祥。災異之兆也。言下為祚祥。

之言以惑入也。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為國祚

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

趙。淹留以觀之。卒子律反。○淹亦留也。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

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拵於城陽。於是使

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關君長曰。鄭玄注。表記云。拵猶困迫也。言

王流轉而困迫於城陽也。騶廐御也。徵召也。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

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為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

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

牢。閑養之圈也。以喻王。懲而後患。猶未為遲。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

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

百里哉。數色主反。言猶可以有為。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

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螽蟓而食之。仰承甘露而

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

將調飴膠絲。加已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螻蟻食也。夫音

扶。下同。與及也。飴。米蘖所煎。調之使膠於絲。擊而拈其翼。八尺曰仞。林西仲曰。不知防患而得患者。此

其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噉白粒。仰柄茂

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

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已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為

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醎。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

手。彈徒案反。因。因襲也。噉。啄也。以其類為招。謂以下。上其類。招中誘之。所謂鳥媒也。調乎酸醎。謂以為饌。林

西仲曰。不知防患而得患者。此其一。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

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噉鱖鯉。仰齧陵衡。以奮其六翮。

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

知夫射者方將修其落盧。治其矰繳。將加已乎百仞

之上。被濫磔。引微繳。折清風而抔矣。故晝游乎江河。

夕調乎鼎鼐

陵凌同，衡衡通，啓博禾反，盧茲同，繳音灼，被皮寄反，盪盪通，古銜反，扞隕同，○

陵艾也，吳師道曰：衡與陵並言，即荇接余，水草也，或曰：衡杜衡，非水草，泛言也，未詳孰是，啓弋射石鏃，盧

黑弓也，矰弋射矢，繳生絲繫矢而射者也，將加之將字疑行，矰利也，礮與礮同，折清風而扞言，從風曲折

而隆也，鼎大鼎也，林西仲曰：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不知防患而得患者，此其一。

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之

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

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

王，繫己以朱絲而見之也。見賢遍反，○陂，澤障也，茹發楚將也，見之，言繫蔡侯而見之於楚王也，林西仲曰：不知防患而得患者，此其一。

夫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

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

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而不知

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黽塞之內，而投己乎黽塞

之外。飯扶晚反，塞先代反，○封祿，蓋倉名，以封藏穀上祿名也，方府，府名，猶長府，以形名也，蓋言二者

以充軍國之用，而王供中之侈費也，填塞也，言取其地而塞之，使楚不得通諸侯也，由秦言之，故曰內外也，林西仲曰：不知防患，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而得患者，此其一。

於是乃以執珪而授之，封之為陽陵君，與淮北之地

也。關君長曰：新序與舉淮北之地，疑與當作舉。

考異

坊本城陽作成陽，一本鈴作蟬，坊本食也，下無夫靖鈴其小者也，七字，諸本無夫黃之黃

字，今從二本，高本鱗作鱗，坊本礮作盪，一本無游乎調乎之乎字，高本靈侯作聖侯，諸本溪流間無

之字今從一本高本靈侯作宣王一本無己以之
以字夫蔡之夫字乃以之以字諸本授之下無封
之二字今從曾本
坊本無章末也字

齊韓魏共攻燕。燕使太子請救於楚。楚王使景陽將
而救之。暮舍。使左右司馬各營壁地。將子匠反。○已
壁軍壘也。植表。景陽怒曰。女所營者。水至皆滅。表此焉可以舍。
乃令徒。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營者。水皆滅。表。軍吏
乃服。植音值。女音汝。馬於處反。令力呈反。○表
者立木以為表。表其所營之地也。滅沒也。於是
遂不救燕。而攻魏。離丘取之。以與宋。三國懼。乃罷兵。
雖於用反。○知衆之服
從而攻其所必救者也。魏軍其西。齊軍其東。楚軍欲
還。不可得也。景陽乃開西和門。晝以車騎。暮以燭。見

通使於魏。齊師恠之。以為燕楚與魏謀之。乃引兵而

去。騎奇寄反。見賢遍反。使所吏反。○魏齊軍
其西東者。欲擊楚也。軍門曰和。見猶示也。齊兵已

去。魏失其與國。無與共擊楚。乃夜遁。楚師乃還。

考異

坊本共攻作共伐。至皆作皆至。下滅表間有
其字。一本暮以之以作則。坊本燭下無見字。

考烈王 凡九章

唐且見春申君曰。齊人飾身修行。得為益。然臣羞而
不學也。不避絕江河。行千餘里來竊慕大君之義。而
善君之業。修行之行下孟反。○得為益。謂得祿位大
義善業。即下文相萬乘之楚。禦中國之難
也。臣聞之。責諸懷錐刀。而天下為勇。西施衣褐。而天
下稱美。今君相萬乘之楚。禦中國之難。所欲者不成。

所求者不得。臣等少也。

賁音奔，衣於既反，相息亮反。乘繩證反，難乃旦反。○賁，孟

賁，諸專諸，皆勇士也。褐，毛布也。言苟有勇美之實，則雖微物，而猶足以成其名矣。今相萬乘之楚，禦中國之難，功業宜成，而不成者，以無眾士之佐故也。夫臯棊之所以能為者，以散

棊佐之也。夫一臯之不勝，不如五散，亦明矣。

夫音符，散悉但

反，下同。○臯，棊名，六博得臯者勝，能為謂勝也。散，棊眾棊也，不勝不知言不勝如也。韓子其謳不勝如矣。美言臯棊之所以勝者，以眾棊佐之也。一臯而無眾棊之佐，則不能勝矣。是一臯之不勝，如五散，亦明白矣。以喻下萬乘之相，亦無眾士之佐，則不能成功業矣。一相之不勝，如眾士。今君何不為天

下臯，而令臣等為散乎。

令力呈反。○言宜用已也。

考異

坊本且作雖，一本無臯棊之棊字，坊本能為作為能高本不勝不如作不如不勝，劉本無

不如二字

客說春申君曰：湯以毫，武王以鎬，皆不過百里。以有

天下，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藉之以百里勢，臣竊以

為不佞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

說始

銳反，下同。藉在夜反。○孫子，荀卿也。避漢宣帝諱也。時為蘭陵令，故曰藉之以百里勢。孫子去

之趙。趙以為上卿。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

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夫賢者

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孫子天下

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於是使人請孫子

於趙。夏戶雅反，王于況反，夫音扶，下同。孫子為書謝曰：癘人憐王，此

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察也。此為劫弑死亡之

主言也。癘癘同為于偽反。言夫人主年少而矜材。

無法術以知奸。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誅於己也。故

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少詩照反。斷丁亂反。長丁丈反。

適嫡同。穆文熙曰。大臣專斷於國。其跡若為公家。其私心則恐人發己陰奸。被誅而以是禁之。猶言假

濟私也。愚謂不義。謂不宜立者。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

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竟境

同。殺音弑。下同。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

君黨而攻。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

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

其弟景公。射食亦反。下同。中丁仲反。君字恐行。自刃於廟。言還廟自殺也。事在襄二十五年。

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淖

齒用齊。擢閔王之筋。懸於其廟梁。宿夕而死。李兌之事見趙

策。淖齒之事見齊策。夫癘雖癰腫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

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劫弑死亡之主

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

憐王可也。關君長曰。胞。胎衣。無所取。義。疑。胞。字。訛。胞亦腫疾也。愚按。韓子。作。癰。腫。疔。瘍。周禮。天

官。醫師。疔。瘍。者。造。焉。注。云。疔。頭。瘍。亦。謂。禿。也。身。傷。曰。瘍。胞。疾。疑。疔。瘍。訛。而。字。恐。行。吳。師。道。曰。其。言。下。弑。賢。長

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遠。引。楚。圍。崔。杼。近。述。李。兌。淖。齒。剿。切。春。申。甚。因。為。賦。曰。以下

詩。末。章。蓋。荀。卿。既。為。書。謝。春。申。因。為。賦。以。自。述。其。意。也。非。遺。春。申。焉。寶珍隨珠。不知佩

兮。褱衣與絲。不知異兮。閔姝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

之。又甚喜之兮。以瞽為明。以聾為聰。以是為非。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寶珍猶言珍玩也。言下以隨珠為珍玩。而不知佩也。禕

衣。王后畫雉衣。絲。絲衣。祭服也。詩曰。絲衣其紆。皆衣之貴者。異。謂異於他衣也。荀子作襪。布與錦。是一美一惡。似義長。按高本衣作布。疑禕絲襪錦之訛。閭姝子奢。皆古之美女也。莫知媒言。無人為之媒也。媒母古之醜婦也。曷何也。呼天而訴曰。詩曰。上天甚神。無我何可。與惑亂反易之。人相同乎。詩曰。上天甚神。無

自瘵也。詩小雅苑柳之篇。瘵病也。關君長曰。借言春申甚威。可中以無犯其怒。而自取病也。愚謂既為賦以述意。又引詩以自戒也。

考異

坊本里下有之字。一本長作良。坊本攻。莊公下。更有莊公二字。荀子寶珍。隨珠。作瑛。玉瑤珠。兮皆作也。姝作媼。莫知媒作莫之媒。求之作刁。父。又甚喜之。作是之。喜瞽作盲。以是為非。作以危。為安。惟作維。

虞卿謂春申君曰。臣聞之。春秋於安思危。危則慮安。

吳師道曰。春秋二字。恐因下文行。今楚王春秋高矣。而君之封地不可不早定也。所謂思危慮安者。為主君慮封者。莫如遠楚。秦

孝公封商君。孝公死。而後王不免殺之。秦惠王封冉子。惠王死。而後王奪之。公孫鞅功臣也。冉子親姻也。

然而不免奪死者。封近故也。太公望封於齊。邵公奭封於燕。為其遠王室矣。為主之為于偽。今燕之罪大。反。其當作甚。

而趙怒深。故君不如北兵以德趙。踐亂燕以定身封。此百代之一時也。踐。剪。通。君曰。所道攻燕。非齊則魏。魏

齊新怨楚。楚軍雖欲攻燕。將道何哉。對曰。請令魏王伐國。策正辟。卷五。後形圖說。

可。君曰。何如。對曰。臣請到魏。而使所以信之。令力呈

猶聽也。以為也。言使魏信其所為也。廼謂魏王曰。夫楚亦強大矣。天下

無敵。乃且攻燕。夫音扶。下同。○乃難辭也。魏王曰。鄉也。

子云。天下無敵。今也。子云。乃且攻燕者。何也。鄉許亮

猶前也。今謂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

然者。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強大。則有矣。

若越趙魏。而鬪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哉。非楚之任。

而楚為之。是敵楚也。敵楚。是強魏也。其於王孰便也。

勝音升。○鈞三十斤也。關君長曰。魏王以下。錯出懷王首章。而意義不實。宜以此為正。

考異 高本楚王下有之字。坊本怒作怨。高本今謂作今為是。強作見強。

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臣願大

王聽之也。從子容反。朝直遙反。夫因詘為信。奮患有成。勇者義

之。攝禍為福。裁少為多。智者官之。夫音扶。下同。信音

於患難中。而有成功也。義之言。勇者以二者為己。義

而為之也。攝收也。官猶任也。言智者以二者為己。任

楚王所宜為也。蓋言夫報報之反。墨墨之化。唯大君能之。

墨默同。○報報之反。及復相報也。言上報功勞。則下

報其恩。及復相尋也。墨墨之化。不言之教也。言上有

不言之教。則下化其德也。是二者唯大德。禍與福相

貫。生與亡為鄰。不偏於死。不偏於生。不足以載大名。

無所寇艾。不足以橫世。艾音刈。橫戶孟反。○偏猶專

生則有死。人之必所不免也。而當死而欲生。當生而

輕死。如是者。不足以成大名也。吳師道曰。寇猶賊害。

艾即刈不遭賊害而懲創則不足以橫行於世或曰寇害當作忱慨音近而誤也未詳是非蓋此言楚王當決死生不憚患難聽從者而擯秦也夫秦損德絕命之日久矣而天

下不知今夫橫人噬口利機上干主心下牟百姓公

舉而私取利是以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丘山

關君長曰盪疑作盪盪溢也蓋言溢口言得利之機百姓通百官士也牟奪也蓋言橫人飾說以奪人之

志也愚謂盪盪古或通用公舉而私取利謂公為天下舉措而私為己取利言諸侯不知橫人欺已聽受

其說而制命於秦是以國權輕而積禍重也

考異 載一本作戴

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

矣僕欲將臨武君 從子容反將子匠反下同魏加曰臣少之時好

射臣願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夏

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夏羸謂魏王曰臣

為王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夏

羸曰可有間鴈從東方來夏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

曰然則射可至此乎夏羸曰此孽也 少詩照反好呼報反更音庚處

昌呂反為于偽反○虛發謂直鳴弦而不注矢廢子

曰孽取易驚之義也孟子曰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

危其慮患也深蓋此鳥嘗傷箭而王曰先生何以知

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

失群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聞弦音引而高飛

故瘡墮也 去起呂反○息謂肉生言聞弦音而驚今

臨武君嘗為秦孽不可為拒秦之將也。嘗為秦所敗驚心未去故

爾

考異

坊本為王作為君纂無以虛之以字高本鳴悲作悲鳴坊本聞弦下有者字引作烈

汗明見春申君候間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
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
矣。間音閑卒子律反說音悅復扶又反○息休也大息蓋謝遣之詞汗明慨焉曰明
願有問君而恐固不審君之聖孰與堯也春申君曰
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明曰然則君料臣孰與
舜春申君曰先生即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請為君終
言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

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旦而知臣是君聖

於堯而臣賢於舜也。為于偽反下同夫音扶下同○慨感也固陋也春申君

曰善召門吏為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著直畧反○門吏門

下之吏著者書其名字於賓客之籍也汗明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

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湛腑潰漉汁灑

地白汗交流中阪遷延負棘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

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羃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

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

上時掌反行戶剛反樂音洛○關君長曰至猶長也易擊辭服牛疏云服用其牛服之義與此同非服駮之服中舒也蓋蹄舒無力也折蓋謂躓而屈膝恐非折損湛重也蓋尾重而垂也腑腑臟也潰亂也勞力

故然漉汁猶流汗也窮力致勞則汗為白沫也中既謂半於既也左傳杜注遷延却退也索隱引策改棘作棘果然謂人扶負其棘也或云負棘似為畏縮之義愚謂太行山名所謂羊腸之險也胎臍潰亂未安疑胎臍當作胸端漢書王褒傳匈端膚汗是也負棘未詳姑存二說纂覆也噴鼓鼻也石聲之聲吳師道以為為衍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堀穴窮巷沉湫鄙俗是矣

之日久矣君獨無意前被僕也使得為君高鳴屈於

梁乎阨於州部謂阨窮於州閭部伍也韓子州部之吏操官兵堀穴賤者之居主術訓民無堀穴狹

廬所以託身者滿洗也後除也謂前洗汗辱被除不祥也吳師道曰疑明嘗困於梁者

考異

諸本間作問今從一本坊本概作感高本且作時坊本中作外高本棘下無而字坊本僕也下無也字

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

眾卒無子

卒子律反

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

其不宜子恐久無寵

關君長曰持如矜持之色美

李園求

事春申君為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

狀對曰齊王遣使求臣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

使所

吏反○故失之故特也特失期者欲以起春申之問也問狀問失期之狀也

春申君曰聘

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園乃

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聘謂聘幣知其有身園乃與其

女弟謀園女弟承間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

兄弟不如今君相楚王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

後將更立兄弟即楚王更立彼亦各貴其故所親君

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奈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封盡可得，孰與其臨不測之罪乎。問音閑，說始銳反，相息亮反，下同。○賴天，謂賴天寵靈，楚國封，謂楚國四境之內。春申君大然之，乃出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為太子。以李園女弟立為王后。楚王貴李園，李園用事。謹舍，謂別為館舍，以居之，奉衛甚謹也。李園既入，其女弟為王后，子為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

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語

而益驕，謂春申泄太子為己子而益驕。春申君相楚二十五年。考烈王

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無妄之福，又有無妄之禍。

今君處無妄之世，以事無妄之主，安不有無妄之人

乎。處昌呂反，○無妄，史記作無望，蓋通用，謂無所期望，而有得焉者。春申君曰：何謂

無妄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為相國，實楚

王也。五子皆相諸侯，今王疾甚，日暮且崩，太子衰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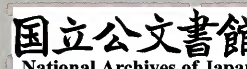
疾而不起，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

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因而有楚國，此所謂

無妄之福也。少詩照反，長丁丈反，不即之不與，否同。○代立當國，謂攝也。春申君

曰。何謂無妄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王之舅也。不為兵將。而陰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崩。李園必先入。據本議制斷君命。秉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無妄之禍也。將子匠反。斷丁亂反。○不治國。謂非國相。本議朱英所為。春申議。即上文相少主。因而代立當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人。曰。君先仕臣為郎中。君王崩。李園先入。臣請為君剗其胸殺之。此所謂無妄之人也。為于偽反。○先仕。臣為郎中。謂先王未卒。使英仕王為郎中。剗。刺也。春申君曰。先生置之。勿復言也。李園軟弱人也。僕又善之。又何至此。復扶又反。○軟。柔也。朱英恐乃亡去。恐。立勇反。○後十日。楚考烈王崩。李園果先入。置死士止於棘門之

內。春申君後入。止棘門。園死士夾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刺。七亦反。○上。止字疑行。下。止字疑至。詛。棘戟通。棘門。蓋宮門。以戟守者。與周禮掌舍棘門以戟為門者異。或曰。止棘門名。止於倒置。按下文及史記。皆無止字。則或說似未是。姑存之。以廣異聞。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為楚幽王也。是歲秦始皇立九年矣。嫪毐亦為亂於秦。覺夷三族。而呂不韋廢。按史記。呂不韋進嫪毐與太后私亂。生於。是秦王夷嫪毐三族。免相國。呂不韋。吳師道曰。策於。章末。並叙嫪毐之事。豈無意哉。二國宗姓已滅絕。呂政雖一。天下。世僅再傳。奚異楚幽也。趙與秦同姓。王遷母倡族類不正。亦以滅亡。蓋倫紀黷亂。其不承也。固宜。抑諸國運盡祚窮。乖戾併於一時也。歟。穆文熙曰。李園蓋聞呂不韋之風。而興起者也。



考異 諸本久作又今從曾本一本無園乃之乃知其之其字坊本無其故之故字一本無奈字

封盡之盡字國實下有如字諸本治國下無而字今從錢劉本一本本作主高本言也作言已

史疾為韓使楚楚王問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圍

寇之言為于偽反使所吏反曰何貴曰貴正王曰正亦

可為國乎曰可王曰楚國多盜正可以圍盜乎曰可

曰以正圍盜奈何頃間有鵲止於屋上者曰請問楚

人謂此鳥何王曰謂之鵲曰謂之鳥可乎曰不可曰

今王之國有枉國令尹司馬典令其任官置吏必曰

廉潔勝任今盜賊公行而弗能禁也此鳥不為鳥鵲

不為鵲也任音壬勝音升關君長曰頃間猶言少頃也任保任也言任久為官若范唯任鄭

安平

考異 坊本此鳥作之一字鵲謂間無曰字

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好呼報反關君長曰加

好射騏鴈羅鷺小矢之發也何足為大王道也且稱

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頃音領下同射食亦反下同為

于偽反下為大同稱尺證反司馬貞曰騏小鴈也鷺小鳥名廣雅云鷺鳴也羅諸家無解蓋亦小鳥名

道言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

稱量也燕趙者騏鴈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鄒費邾邳者羅

鷺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費音秘司馬貞見鳥六

曰小鳥有青首者

雙以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為弓，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鴈之實也。樂音洛，下同。○秦魏以六雙囊載，謂盛囊載車而致之。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圍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郟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績繳蘭臺，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屬音燭，還胡慣反，下同。與音預，斷音短，飲於燭反。○還繞也。越隆也。膺，胸前也。蓋郟當大梁前，績縈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

出寶弓，落新繳，射鴈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為防。朝射東莒，夕發沮丘，夜加即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鞶，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從子容反，下同。會古外反，稽音鷄。○婆見前，司馬貞曰：鴈鳥，謂大鳥之有鈎喙者，以比齊也。三國，齊趙燕也。關君長曰：布鞶，喻鳥之不能飛。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夫音扶，下夫先同，盡津忍反。○所謂不足射者。今秦破韓以為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郢，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

弓。落新繳。涉鄆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

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屈渠勿反。復扶又反。下同。塞先代反。勞力報反。

秦雖破韓。而不能有之。徒頭兵罷士。故曰為長憂顧反也。故曰。秦為大鳥。負海

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鄆郢。

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既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鞞。

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處昌呂反。擊當作繫。謂

韓魏當秦之前。招前策以其類為招之招。鳥媒也。欲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

言。襄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夫先王為秦所欺。而客死

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萬乘。白公子

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踴躍

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為大王弗取也。乘繩證反。白公子胥之

事已見。關君長曰。詩云。踴躍用兵。踴跳也。躍疾跳也。皆奮勇之貌。愚謂中野。中國也。於是頃襄

王遣使於諸侯。復為從。欲以伐秦。使所吏反。

考異

此章亦非策之舊矣。說見秦策布。舊作市。激舊作擊。今依史記正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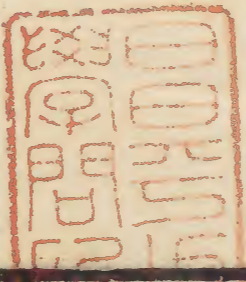
凡五十八章

單國策正解

卷五

三十一

往周臣乘



戰國策正解卷五

終

蘇秦曰天下之戰國六國也秦之所攻無不舉秦之所天下皆叛秦之攻天下也天下皆以秦為心天下皆以秦為心天下皆以秦為心

蘇秦曰天下之戰國六國也秦之所攻無不舉秦之所天下皆叛秦之攻天下也天下皆以秦為心天下皆以秦為心天下皆以秦為心

